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海昌許清

門人朱祚校正

讀史錄二

漢王

元年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項藉詐阮秦降卒二十萬
初沛公不忍送徒解縱欲與俱逝及沛令閉城不過為陳
利害而已項羽始事遠殺其守啟通所過殘滅無類何其
心之仁暴不同也沛公入咸陽無復私慮輒留宮不去項
羽西入關疑秦卒為變因詐坑之何其量之大小不同也
自古寬猛異功疑信異効劉項成敗之端於是亦可見矣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范增說籍急擊沛公勿失
范增不知項羽之不足以一天下軍行之間恣其暴虐不
聞一言規正切然徒以殺沛公為事此猶故秦一國之
士各私其主而無公天下之識豈王者之佐哉視張良遠
矣然鴻門之機既阻於項伯及高祖之事又止于伯言使
羽移聽伯之心以聽增漢亦殆矣論者以羽為婦人之仁
匹夫之勇雖得張良恐未必能用之也

二年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

初漢之破秦入咸陽見其婦女寶貨欲留居之樊噲張良
極諫而止卒以成功至是乃收楚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
肆意逸樂規諫不聞五國之兵得微有解體者遂以致敗

古云不德因大豈良平諸公果不在行與
四年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解而東歸張良陳平勸漢王擊之

先儒謂張良亦以此說漢不義甚矣子謂良之此舉所以
報韓成之讐也其始終為韓之心至是且益白矣初秦之
滅韓與良無預良以世臣之故猶必報之及羽之殺成實
曰良也曰良而殺則良之讐羽而欲報者當有甚急于心
者焉此垓下之戰博浪之謀君子不能無議然臣子於君
父之讐固有不暇計其可否者矣

漢太祖高皇帝

五年

張良謝病辟穀

二世時張良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為王其後漢王欲復立六國之後良乃不可而止蓋良之初心本為韓出及其危謀不成然後宛轉規就雖知項氏不足以終事猶姑勸之立成庶幾有所資藉而展其報讐復國之誠耳方其道遇沛公自謂天授固已知高帝為真主矣然韓氏幸存義當無外是以歸韓之際無復餘語勸漢特發備盜示羽之機以待天意之自定及羽殺成象賢無繼審決韓祚之不可復存由是舍小齒大毅然曰天命人心之所在以輔成天下之共主此所以不欲復立六國而資項益敵也及秦項既滅已志竟伸顧天下已定君臣之際良已早見其機若俛首就封則其心事幾不自白苟偃蹇去位則又無以絕高帝之疑於是乎謝病杜門遜詞下氣而以知足之言自

諶於方外之事其平生去就進退和裕從容履險保成綽有餘地非人所能測識一時同事何得其能信得其勇平得其計陵勃之徒各得其一偏皆不能出其範圍之外雖曰高祖知人善任亦能得其籌策之用而已先儒謂非高祖能用子房子房能用高祖有以哉

六年

封誰齒為什方侯

高帝封誰齒斬丁公赦季布匿侯公各回其甚而顯者以勵天下其餘恩怨之報用舍之間亦未能皆如此類

尊太公為太上皇

高祖即位即更后為皇后子為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太公猶仍舊號至是始曰擁帚卻行之事而有此舉

豈自古無此制而不之省邪抑緩急失序而不以為意邪
綱目書此於蕭何入朝不趨之後將無有意於其間也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三代典禮至秦悖亂已甚高帝伐暴反正一切所宜復古
至於禮樂大端乃曰度吾可行封孫通又自以頗象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曰頗曰雜曰可行君臣之心皆以為簡
草率為務遂使先王典禮淪沒至今不可復振信哉積德
百年而后可以興禮樂毋怪乎魯兩生之不行也

七年

帝至長安始定徙都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
下凶，數歲成敗未可知云云
初高祖之漢何嘗勸以養生致賢何其知本也今乃欲乘

急侈土木之功欲以重威示後何其不知務也夫開國承
家嘗以節儉自持尤或流於蕩侈嘗以根本自固尤或積
致陵夷豈有宮室杜麗而可以重威示後殆失之口給矣
然當是時強敵盡除天下已定而帝猶以成敗為慮雖是
心也使得伊傳之臣將順輔翼則帝之創業垂統當不止
于漢而已也

八年

趙王敖廢趙相貫高初因高祖嫚罵趙王欲殺之王戒高不
聽高乃自為計辟人於柏人廁中高祖心動而去後高怨家
上變告高至死白王不知狀廢王為宣平侯上賢高欲赦之
按高帝巧於取項羽而拙於制韓信急於喪義帝而緩于
求太公直於斬丁公而曲于赦貫高蓋其心之所趨者少

異則發乎情見乎事者自不能無得失之差也
十年

上猶欲易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強邀張敖畫計
觀強之詞則良於封留後宜其無事可見

十一年

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此呂氏擅政之端也

詔郡國求遺賢云年老癯病勿遣

初帝之王漢蕭何嘗教以致賢至是又下詔求賢然不聞
有名世特出之士就駕者豈戰國歷秦沮喪殆盡而人才
未出乎抑帝嫚罵溺冠之事素聞而於致求之實有未至
乎夫賢者道之所在也而曰年老勿遣向非留侯之計則

四皓胡為乎來哉然觀其所由來則知四皓特秦時介潔
好禮之逸民耳亦未必為有道之賢也

十二年

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自焚書坑儒之後天下兵爭詭道日起無一人能以孔子

之道為高帝言者及項羽既滅楚地悉定而魯獨守禮不

下漢業已成綿葛多士而魯兩生獨不肯行則帝之知尊

孔子固有繇矣史稱高帝初不脩文學而性明達信然是

舉也不獨崇兩漢之基實君萬世帝王隆儒之本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何為民請上林堂地帝怒其

請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及聞王衛尉之言始赦出何徒

跣入謝帝云曰吾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論者謂漢治雜霸子固小逆大始信其然夫王與霸其事多同而心則異誠與偽之分耳自三老董公勸帝以義帝為名而滅項羽固已名其用偽之基本及良平諸臣又復以戰國之餘習佐之以軍旅之詭計帝既用之成功不自省悟乃欲一切施之于君臣父子之間如偽遊易儲之類是也然心雖不懿事有致然及相國之事則顯以譎詐之詞自文其過是真不足以令人矣宣帝之末年志意將衰而聲氣之發不覺至此耶是後文帝之退季布武帝之出汲黯其言亦略相似此漢之所以雜霸也

惠帝

元年

太后殺趙王如意初高帝切念趙王為置貫強相似周昌任

之至是太后殺王昌時亦赴召

貫高高帝之所怒其罪當死周昌只后之所德罪不至死然高乃能全教於高帝而不能全如意於吕后昌可謂負高帝矣為昌處者力能則諫力不能則死庶幾可也

二年

以曹參為相國參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府中無事賓客欲有言輒飲以酒莫得聞說帝讓參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自曹參以此言對上人遂信以為治尚清淨傳為美談是所謂見影而忘其形者也方參入相之時夷狄未附都邑未城宜陽而血桃李華原廟失制列侯皆未就國無一

非宰相所當調濟者豈可視為全盛專尚清淨而強欲無事哉昔周公以聖人而相至治猶吐哺握髮以來天下之善焉有醉言者以酒使之不得發語君相有過果何自而得聞乎且法令者為治之末德教者為治之本專其末此秦之所以亡先其本此三代之所以治當時經典未出學校未興治体未具所當汲、焉者參乃謂法令既明而欲垂拱守職則秦之為政可以躋無為乎曾謂治天下之道固不必法三代乎何參見之不遠也如此予意是時高帝既崩呂后于政平勃陵噲參錯尚存參自知其才之不如蕭何又知惠帝之不能復制呂氏使其所施盡當則平噲之徒或將回動而各售其能何可復禁使其所施未當則被皆深識熟慮之人豈得任其指揮都不省異不若優

游鎮靜謹守常法飲醇酒求醉以待天下之自定得則成名失亦無裊此參之平生心術得于無攪獄市之言自詭而偶合焉使天少假其年則太后臨朝諸呂擅政危疑擾亂紛錯糾結不可勝治參猶得樂酒不事而以清淨自解乎然則參之所以不及于樊者皆遇焉耳君子其可以成敗許人而不察其是非之實哉

四年

原廟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封孫通以為行高帝衣冠月出游之云云

夫為之宗廟所以安祖宗之神設其裳衣所以致如在之敬漢衣冠月出游高廟固已褻瀆非禮叔孫通回複道遂言人主無過舉乃勸作原廟益廣月遊以文之書曰毋耻

過作非又曰典祀毋豐于昵通可謂兼失之矣然則綿葛
之禮豈能盡合于中正哉此魯生之所以譏其面諛也
七年

太后臨朝稱制

高帝先幾見遠妙達事變非人所能測識觀其語戚夫人
不曰太子真乃主而曰呂氏真乃主又為趙王置貴強相
以輔之則其知呂后之必將專制不待詔斬樊噲而後決
然既知之卒不乘未發治絕者蓋以后無絕理事或未然
也故疾革時語后曰安劉者必勃此後非乃所知是天灼
知呂氏之變終不至于失天下也故惟茂建支系廷植列
侯以制其變而安之帝之慮後何其明且遠如此抑考史
記吳王濞受封帝謂之曰汝有反相漢五十年後東南有

亂豈汝耶然同姓一家慎不可反夫既知有亂而又以有
反相者王之且復付之言論之末不甚經意及其應也卒
以無事非固天授神君洞達幽明之秘者其能尔耶後世
知帝之封濞則知帝之所以處呂后矣然非濞比此帝
所以雖知而終不顯言也

高皇后

二年

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

高帝明於慮後而不知削產祿呂后巧於植黨而不能去
劉章人之知識固有偏駁然氣數之來亦恐非智力所能
辦也

八年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誅呂氏所名孝惠子弘等

按惠帝崩時年二十有三日人屍事日縱淫樂非不能近婦人者史記云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既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后安能殺吾母我壯即為變若則少帝實為孝惠所御美人之子無疑張后特不當殺其所生母而詐為已所出其事蓋後世所常有決非他人子也若取他人子入宮則何以稱為美人少帝既解事又安敢呂言以讐后其後太后欲王諸呂先立孝惠後宮子某為某王亦言後宮未嘗言取異姓也及少帝幽薨又云五月丙辰立帝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亦未嘗言

立所名它人子也太后崩後齊王發兵誅諸呂遺諸侯書曰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此殺三趙王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宜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蓋指呂台等耳亦未嘗正言帝非劉姓不當主天下也及平諸呂罷兵迺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今已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及考西漢書亦云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而五行傳遂附會為呂氏子且高后欲王諸呂不過違高帝之約王陵樊噲猶力爭以相不可諸將相戚屬皆有後言史不絕書若立它姓是無宗社矣况后廢置時固嘗有詔諸大臣頓反無一言以爭又無私議少見于史至於齊王舉

兵西嚮直指京師蓋已無所顧忌正當首揭此舉昭告神
人與天下共正大義曾無一語及之何也使諸大臣初知
而不敢言則后崩兵起之時可得言矣使其不知則今日
之謀曷從而得之耶自是承訛齟舛而燕王旦亦藉此說
以擬孝昭使其事遂成則真偽亦無辨矣觀遷固之書所
謂相與陰謀所謂即長用事吾屬無類所謂不如所謂復
微詞與意若將不能已而尚可已焉者不過各為身計而
已遷固為本朝人臣禮宜諱而不顯後世論史者曰見綱
目書它人子於太子即位之下又書少帝及諸王皆非真
子於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之下遂併廢帝俱斥為異姓
是蓋眩于他人二字而不詳考美人之故混于非真之謀
而不歷究後宮之繇一於分注俗事之文而不原夫提綱

顯微之要旨愚以其事變甚大切獨有感姑考論之嗟
夫

文帝

元年

立竇氏為皇后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灌
嬰周勃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西人由此為退讓君
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周勃等為竇廣德兄弟置賢賓傳而化為退讓君子文帝
不為淮南王置賢傳相而終于凶逆罪人語曰愛之能勿
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此鄭莊之所以失封段也然事雖同
而心則殊矣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秦至楚漢之初人皆奔走力奪迫于時為絕無義舉惟高祖詔求選賢与此詔始有太平氣象自是以後可法者多矣

南粵王佗稱臣奉貢

為家易至于失義為國易至于少息是以古者施恩必先乎疏遠行罰必先自貴近所以防其偏而反之也文帝能以恭遜之言化南粵不能以友愛之意化淮南豈非一於寬仁而無節制之道是以疏遠者感而親近者益狎也欵

二年

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賈誼嘗勸帝務農積粟帝乃賜民田租之半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帝得此意矣

三年

丞相絳侯勃免就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漢高雖剖符分封然皆留之京師者防天下有變也文帝詔遣列侯之國又詔周勃為率者監代邸之事也

四年

召河東守李布至罷歸郡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文帝召用李布將用賈誼而皆沮于人言比高帝之用陳平不全雖曰致功守業時異事殊大率亦由高祖剛明故聽言而果于斷文帝仁柔故聽言而緩于斷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

自戰國至秦士皆馳騁于功利以得為能以失為患至漢

猶存故韓信屢奪而不能自全蕭何下獄而不知自退周勃屢免屢任被詔督責而不就國以至於斯廉耻道喪學較未興之故也竊嘗論高祖之於功臣其初凡以榮力誅致者多異於始意義感會者多保其終雖曰韓彭布綰之流誅夷無類其實亦皆有致罪之迹至今猶以為寬恩薄德其後孝文乃以疑毀獄周勃非太后提絮發言勃必不免孝景七國之變周亞夫實居元功竟以私忌致殺二公皆先朝遺命功臣猶且如此况其下者乎宜博陵侯之所以絕祀於孝宣也由是論之則孝文之於功臣不如高帝而景帝又不如文帝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創業垂統之君誠不可不慎也

三年

以釋張之為廷尉初釋之為謁者言事上曰云

高帝令封孫通曰度吾可行通遂雜就秦礼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令今可行釋之遂舉秦漢得失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比之拜昌言之君臣不侔矣漢治能復大進哉

六年

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上遺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奔市

夫謀反無君人皆得而誅之此春秋之法也淮南反罪已具其行時帝未嘗有制今諸縣發封餽侍即使有之而長憤恚不就食亦未如之何也及其既死帝欲泄哀掩過聽袁盎之言論諸縣棄市是亂法者得憐而守者得執孰謂漢文之世而有此失哉是時張釋之方為廷尉初曰犯罪

事告帝曰方是時帝使使殺之則已擇之固已失言是舉也豈帝曰其救急之詞而遂信為自用之法故不下廷尉乎不下廷尉而失其平与下廷尉而不為之平皆無用手廷尉矣柰何謂天下無冤民耶

十二年

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曰晁錯之言也

帝自即位以來躬節儉省刑罰却貢獻除閹傳親耕籍田賜民半租又与匈奴和親以綏和兆庶務本重農是亦足以致殷富矣錯於此時不能勸帝興禮樂之化以補所未及而徒切于事為之末至欲罷秦衰弊政以賞罰為豐財之術夫爵所以命有德刑所以罰有罪二者天所以付人君馭世之大柄也終失其平猶且不可况以私意用天

於非道哉且錯之為是說蓋惡商賈之趨末富者之兼併而惜農人之流亡也若使有粟者輒得拜爵免罪則富者有賞而無罰貧者有罰而無賞利歸于官弊積于民趨末兼併者愈厲而一耕十食者益困果能使彼皆操田器而此皆有積粟哉自錯說一行于文帝之世後世效尤藉迹賣官鬻爵天之威福予奪為時君私己之資而民之操風沐雨者終不能被其澤皆起于枉死市晁錯之言也

十三年

除秘呪十四年增諸祀壇場珪弊 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又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觀二詔之言可謂敬鬼神而遠之粹然一出于正及郊雍

之後惑于新垣乎遂有禱祀之作蓋帝天資雖美素無學問之功是以不能精一而守其常德也

後三年

以申屠嘉為丞相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受幸嘉常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出召責通欲斬之上使持節召通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人君左右近習之人朝夕與處氣體易移尤所當擇是以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丁寧告飭而以便辟側媚為戒漢文帝恭仁之主也太中大夫名顯之官也以恭仁之主而以名顯之官加之擢船之小吏又如其家游戲以褻天子之威賜令得自鼓鑄以亂天下之制至於朝廷之上亦復縱其怠慢無禮以干政典之誅反為之辱使違節曲僨其

罪而以弄臣自視古云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焉有以官爵與非其人而又玩弄狎侮之此後世中主所不為而謂盛德者為之耶自是以後孝武則有韓嫣孝成則有張放淳于長孝成則有董賢皆佞幸貴寵瀆亂王制無復顧憚其原皆自通始

六年

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周亞夫屯細柳文帝至不能入韓信為將高帝兩馳奪其軍疏密不同而成功無異要之亞夫為有制此李廣程不識成敗之所由分也

景帝

二年

丞相嘉卒

申屠嘉始欲斬鄧通而諫於孝文終欲誅晁錯而縱於孝景由其黯於先知緩於制變以致奸佞得以深結于君而宛轉脫罪也使文景因嘉之言而彰示踈斥通錯懲嘉之責而慎於幸用則君有從正之美相有不阿之功而通錯它日亦無殺身之禍矣顧不能也柰何然嘉志雖不伸猶不失為剛毅守節死無可貶後之為卿相大臣不能為嘉所為反有回邪佞以進相与引薦交譽為固寵保位之謀者斯又申屠嘉之奴隸也

三年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淮南王辟光桂王

以趙王遂反

七國之亂其兆不在孝文之世而事則成于孝景之朝考之當時天道示警災異甚多吳王不朝反迹已具特以文帝寬仁克謹天戒息禮優洽無釁可乘是以袁惡隱匿蓄至于景帝迫脅于晁錯之謀而後發故曰惟德動天又曰人定亦能勝天文帝之謂也自昔奸臣賊子非固有無亦惟上之所以制馭者得其道与否耳

殺御史大夫晁錯 錯教勸帝削吳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

議

晁錯削吳之論忠謀也惜其進謀無慮昌言之于朝景帝聽謀無斷雜議之於衆遂使叛濞先幾首事漢樂不保而錯六死于無辜古云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機事

不密則害成信矣論史者謂錯謀失在不以漸惟密然後能用夫漸也

七年

立夫人王氏為皇后

夫婦人倫之始况君后所關豈特一夫婦而已景帝始以金氏婦為夫人遂使薄后栗姬太子皆無故廢死不踰年立為皇后自古所無其流至于武帝之世閨門上下多踰禮制矣

中二年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遂納田蚡之諫使謁太后曰梁王無恙太后立之殮氣平復

孝文之於淮南孝景之於梁王均為兄弟之親然長以法死武以恩全其所以慰安母后之心非細也孝景即位以來惟此事最善

四年

復置關用傳出入

此變文帝之法以七國反備非常也自是以後法制漸嚴非寬仁之日矣

後二年

春正月地一日三動秋大旱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按孝景自七國平後無歲不書變異然未有如此二年之甚者論者謂帝無甚失德特以忌刻少恩故尔予意人君

之失莫大于刑賞不中景帝自即位以來王夫人以奪婦
為后而正后以無寵坐廢梁王武以賊殺曲全而太子榮
以無罪致死晁錯以忠謀市斬而袁盎以諂嫉顯榮郅都
竈成以殘酷召用而竇嬰申屠以正議誅誅王信降虜以
私叛封侯而丞相亞夫以守正獄死天下犯法者皆得從
減笞之惠而天子之至親骨肉迺不能終命于恩澤之餘
刑賞失中莫此為甚此天所以大動威以彰之不獨目其
心事一二之微而遂出災異焉此所以不踰年而有天故
也